欧盟一体化中如何应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宋娟

[内容摘要] 欧盟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基督教俱乐部”的区域性组织,随着2005年12月赫尔辛基会议上土耳其被确定为欧盟的候选国,许多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显现出来: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如何更好地合作发展,欧盟如何对待伊斯兰教世界?本文旨在就以基督教为文化传统的欧盟与地中海以东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 欧盟;基督教;伊斯兰教;融合;冲突。

[作者简介] 宋娟,云南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洲社会史。

一、前言:为何要探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在本文中,所指的伊斯兰世界是欧盟内部穆斯林以及地中海以东的伊斯兰教国家。冷战后,世界格局由两极变为多极。欧盟为争当世界一极,在加紧建设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积极推进各个领域一体化的同时,大力推行全方位战略,不但调整与内部穆斯林以及与大国的关系,而且东进中东南下地中海,“远征”拉美,重返亚洲,力图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地中海地区历来被认为是欧盟的后院,地缘和经济价值巨大。但那里因为宗教民族问题而战火频频,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广泛存在。如果欧盟能处理好与其关系,就会使充满战争和冲突的旧欧洲变成一个充满活力、和平、合作和多元化的新欧洲。这一成就就会为我们寻求缩小全球和地区差距的新思路和长期战略增加信心。

二、欧盟如何对待内部穆斯林

欧洲的穆斯林问题由来已久。以2001年“9·11”事件为界,可将其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11”事件前,欧洲的穆斯林问题主要集中在欧洲各国内部穆斯林的教育、就业、犯罪等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对穆斯林的了解仅限于他们的宗教、文化、民族的特征上,一般都把他们当外来移民或者难民来看待。对穆斯林群体或者组织的权利要求一般都不予承认,只承认穆斯林个体应有的权利。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程度甚为有限,所以欧洲穆斯林的居住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低、医疗卫生没有保障、失业率高,他们是欧洲社会的最低层。但在“9·11”事件和“3·11”马德里爆炸案发生后,穆斯林问题在欧盟内部的被关注程度开始直线升温,欧洲各国普遍采取了加速同化的政策。

为了整合本国穆斯林人口,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一般来说有三种

主要模式:第一种是客籍工人模式,此类移民只是临时工作身份,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是德国;第二种是同化模式,此类移民已经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必须融入居住国的文化,不得组建移民社团,法国采取的是这种模式;第三种是多元文化模式,此类移民可以保留本民族文化,并允许某种程度的族裔多样化,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遵循的都是这种模式。这几种模式能否消弭穆斯林和欧洲社会的族裔冲突,一直为世人所关注^①。

但是,迄今为止,西欧舆论普遍认为: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伊斯兰移民没有融入西欧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缺乏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9·11”事件后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恶化。“9·11”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有很多歪曲的报道,这让二者之间原本就有的隔阂更加深刻,同时,国际社会范围内很多恐怖组织加大了对欧洲穆斯林的煽风点火,再加上代表西方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东公然偏袒以色列的种种做法,这些都使欧洲的穆斯林与欧洲主流社会的猜疑越来越大,进而滋生互相排斥的心理。第二,身份认同问题。亨廷顿指出,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在西方往往是最高形式的身份/特性,它来源于多个方面,通常包括疆域因素,还包括一种或几种归属感因素(如人种、民族)、文化因素(如宗教、语言)、政治因素(如国体、意识形态),有时还包括经济因素(如农牧)或社会因素(如各种网络)^②。从现实情况看,欧洲穆斯林对欧洲以及所在国的认

同感都相当有限,包括在欧洲出生的穆斯林,甚至是好几代穆斯林后裔,大多认同自己先人的穆斯林故国,而不认同自己所归化的欧洲国家。

三、欧盟与土耳其

土耳其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但是它一直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锲而不舍地追求欧盟41年还只是在2005年12月赫尔辛基会议上被确定为候选国,即使如此,土耳其最终能否入盟还是一个变量很大的未知数。为什么欧洲人怎么看土耳其人也不像欧洲人呢?

第一,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为入盟定了三条先决条件:一是保护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国家机器,保障民主、法制秩序。保护人权,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二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能顶得住欧盟内竞争压力;三是承担成员国任务,把政治、经济货币联盟作为自己的目标。欧盟认为这几条土耳其都差得很远。政治上,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半总统制仍带有集权的色彩;军队的地位和作用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四次军人政变,政局不稳;还指责土耳其政府刑讯、监禁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把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单纯当成“恐怖分子”多次横加镇压等人权记录太差。经济上,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欧盟标准,1999年以来,由于两次大地震和受亚洲及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内需疲软,外需萎缩,外贸连年逆差,经济出现负增长。

第二,从地理位置上看,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也成为欧盟拒绝土耳其的一个借口。土耳其只有3%的面积属于欧洲,如果土

其加入欧盟,欧盟有什么理由拒绝格鲁吉亚或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入盟呢?欧盟边界的不确定性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对是否应该允许土耳其入盟的争论。施密特公开表达出这样的担忧,即土耳其入盟“会给非洲和中东的其他穆斯林国家要求类似的盟员资格打开大门”,导致“欧盟从一个政治联盟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

第三,从欧盟社会基础来看,民意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2002年的调查表明,只有31%的欧洲人赞成土耳其入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目前还缺乏接纳土耳其入盟的社会基础。

第四,从欧洲对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上看,不愿接纳是因为双方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上存在着深刻差异,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在宗教、文化层面上面临难以突破的困境。接纳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入盟将是对欧洲观念和欧盟性质的一个挑战,意味着欧盟将超越基督教文化传统,需要对自身的认同重新定义。

第五,移民问题也使土耳其艰难的入盟路上雪上加霜。土耳其大量移民欧洲,给移入国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欧盟一些国家多数选民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2000万穆斯林的担心,同时担心土耳其人抢去他们的就业机会。发生于2005年10月27日的巴黎骚乱进一步加深了欧洲人的这种担忧。

第六,和成员国的矛盾。根据欧盟的规定,与候选国之间的入盟谈判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领域,共计三十多项内容,而且要由所有成员国认可。但土耳其和希

腊在塞浦路斯和爱琴海等问题上分歧严重,难以调和,希腊1981年就成为欧盟成员国,所以希腊难免会用手中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来制衡土耳其。

第七,美国因素:土耳其入盟将挑战“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主导地位。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土耳其将在五年后超过德国,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欧洲议会按照人口比率来分配席位的。法德不愿意看到、也不允许在欧盟内出现一个竞争对手。近年来,美欧摩擦不断,法德主导下的欧盟“已从过去惟命是从的小伙伴,发展到现在可以公然向美国叫板的竞争对手”。美国支持土耳其入盟,使之成为“新欧洲”的组成部分来制约德法为首的“老欧洲”,使欧盟成为一个大而松散的欧盟,而不是以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

四、欧盟尽力保持发展和伊斯兰教世界关系的原因

第一,经济上希望通过加强合作促进自身发展。经济的发展促使欧盟对外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不断增长。欧盟与地中海国家互为对方市场,商品贸易联系紧密,各自占对方市场份额较高。据统计,南岸国家商品出口的49%和进口的52%是同欧盟国家进行的,欧盟因而成为地中海南岸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另外,欧盟目前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进口能源的依赖度为50%,预计到2020年将上升为70%。而南地中海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石油、天然气、磷酸盐矿和铁矿砂等储量均居世界前列。

第二,政治因素: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德金把欧亚大陆形容为“世界岛”,

他认为里海地区、中亚、地中海地区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他有一句名言,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而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冷战结束后,美苏在该地区的对抗、争夺局面已不复存在。对美国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地位随之下降,它的力量处于逐渐收缩的态势。在此背景下,欧盟则借助其地缘上的优势趁虚而入,快速出击,力图排挤直至取代美国,将该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以扩大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发挥其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确保该地区经济、政治形势稳定发展,以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

第三,地缘因素:地中海地区是欧盟的南大门,是当代世界暴力和武装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地中海南岸国家形势动荡不定,尤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需要下降,力量收缩,使该地区冷战时期掩盖下的各种内部问题日益突出,民族、边界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各种宗教狂热、恐怖活动、暴力事件、非法移民等已殃及欧盟南部成员国。从而对欧盟的稳定以及一体化进程构成直接威胁。欧盟为求取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迫切需要在地中海地区建成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

第四,稳定国内穆斯林的情绪,欧洲担心美国对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无限制打击使欧洲成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报复对象。为了争取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发言权,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主动改善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五,平衡欧盟内部的矛盾。以“南下”平衡“东扩”,缓解欧盟内部矛盾。“东扩”主要满足了德国的需要。欧盟在政策和财政

上向东倾斜,不能不引起欧盟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法国等南部成员国的忧虑和不安。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部成员国竭力鼓动“南下”,欧盟南下地中海战略随之出台。

第六,军火因素:世界军火市场三分之二在中东。美国是世界最大军火商,美国不断制造“两伊威胁论”,刺激海湾君主国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沙特和阿联酋军费开支超过国家总开支三分之一,特别是沙特是世界最大武器进口国,军火市场60%被美国占领,40%由英法平分,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欧盟和美俄军售争夺激烈。可以预料,阿以冲突不消除,中东将继续是大国谋求军火暴利的大市场。^[1]

注释:

①洪霞:“当代英国的穆斯林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②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

方雷:“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滞障因素分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3期。

Michael S. Teitelbaum and Philip L. Martin, “Is Turkey Ready for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3, 2003, p198.

转引自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 Fraud Sen., “The Way Europe Sees Turkey and Turkey Sees Europe”, *Zamia an (Istan2bul)*, June 10, 2003.

李满田、高哈吉:“土耳其的欧盟之路”,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

严双伍、陈婕、李德俊:“试析‘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载《战略国际论坛》2005年第6期。

③载 <http://world.people.com.cn/GB/85686/106113/index.html>。

④任传兴:“大国在中东争夺什么”,载《当代世界》1997年第2期。